

美国学者评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夏征难

关键词: 美国学者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中图分类号: E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08)02-0074-03

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曾在西方军事理论界产生深刻影响,在美国军事理论界也受到极大重视。尽管美国一些学者不擅长理性思维,而大多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然而,他们在依据尖端武器和军事高科技探讨核时代的战争、信息时代的战争,包括未来战争的理论时,仍注意阅读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们的经典著述,并力求从中汲取大量有益的东西。他们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诸多评说,对我们目前进行军事理论创新包括探讨现代战争或未来战争理论不无借鉴作用。

美国核战略理论家伯纳德·布罗迪认为,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那些非常珍贵的早期著作中是杰出的。对于研究战争(无论是现在的、未来的,还是过去的战争)的学者来说,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无法用别的东西代替的。

美国国防大学研究所前所长约翰·柯林斯认为,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是战略理论最重要的

阐述者,他们在研究战争方面做出了类似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他还通过比较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的战略理论指出,克劳塞维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战略,若米尼力求构造出赢得战斗的理论体系,而克劳塞维茨则注意战争的基本性质。他出乎本人意料地成功了,给后世战略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甚至在今天,凡是第一次阅读他的不朽著作《战争论》的人,都会对该书所涉及的广度和多样性有深刻的印象。这部理论巨著至今仍被认为是在已出版的有关战略的著作中最能引起争论和最有影响的,其大部分内容都可成功地应用于解决现代问题。

美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该书版权原属英国,后授权给美国)“战争指导”的条目提出,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位伟大的战略学家,是现代战略研究的鼻祖。他的不朽著作《战争论》不愧为全面研究军事学术的最佳

义为指导,忠于史实,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既充分反映叶剑英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和平建设时期做出的丰功伟绩,又丝毫没有过分的夸大和渲染。对于叶剑英所经历的某些带有历史局限性的问题,也不回避。比如,叶剑英1931年3月刚进入闽西苏区时,正赶上苏区“肃反”扩大化,当地负责人请他出席审判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事后他才了解到,召开那样的大会和自己的讲话都是错误的,并为那种“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感到痛心。书中对此作了真实的记述。类似的情况书中还有多处反映。这种记载,不仅不会降低谱主的形象,反而会给读者展现一个具有传奇色彩而又可亲可敬的军事家、战略家形象,使读者感觉到一种厚重的历史真实感。

撰写研究组织周密。《叶剑英年谱》是在军事科学院党委、首长的领导、关心下,在原军事百科研究

部和军队建设研究部党委、领导的具体指导下,从1999年开始至2006年撰写完成的。军事科学院郑申侠院长、刘源政委负责全书的主审定稿。该书主编、军事科学院刘继贤副院长多年直接领导本书编写工作,并审阅修改了全部书稿。该书副主编、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张东辉部长阅改了全部书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为这部年谱编写了1000余条注释。全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参加该书全部或部分书稿审读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分别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原叶剑英办公室、军事科学院,从而保证了书稿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作者: 韩洪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郭芳

理论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的著作就是战略学的“圣经”。

《美国军事学说》的作者达尔·奥·史密斯将军写道：“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不是产生在美国，但是这种理论对美国的作战方法和政策都具有重要影响。现在，在一切文明国家的军队里，都有支持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人。”

美国《近代军事思想》一书的作者罗斯费尔斯写道：“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尤其是他所著的《战争论》一书，在军事思想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本书常被人尊之为‘经典’名著，可是似乎为人断章取义而加以引用的机会较多，而实际加以研究者却较少。虽然其书中有一大部分——尤其是讨论战术的部分——由于时代的推移，其价值是已经减低了，可是在战争的研究中，能够真正把握到其主题的根本，该书却要算是第一本；而它也是第一本真正能够演化出来一套思想的典型，使其对于军事历史和实践的每一阶段都能适应。”

曾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负责讲授克劳塞维茨著作的辛普森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尽管篇幅很大，内容庞杂，文字晦涩而且有些强加于人，但仍不失为世界上论述战争现象的一本最透彻、最全面的著作，没有哪个人再写过像《战争论》这样一本对战争的各种现象进行全面分析的富有哲理的书。

美国陆军军官、西弗吉尼亚大学军事科学教授罗伯特·R·莱昂哈德在谈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说：“这是一部有关西方军事思想的奠基性宏篇巨著之一。多年以来，我从克劳塞维茨的原著中直接获益匪浅，远远超过我从某些研究这位大师的所谓专家的文章和讲座中所得。作为一个陆军军官，我所接受的很多有关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教育不仅很迂腐，容易引起争论，而且无甚实际作用。许多评论者只是没完没了地进行语义学上的争论，却看不到他的思想对未来战争的巨大作用。读一读克劳塞维茨的原著吧，他本人可比阐释者们更富有智慧。”（〔美〕罗伯特·R·莱昂哈德：《信息时代的战争法则》王振西等译，300~30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美国驻华陆军军官白恩时上校在《〈孙子兵法〉对美国陆军空地一体战理论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对美国有关战争性质和指导思想产生了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很适合美国的民族特点和军

事特点。……美国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直接手段是符合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直截了当的观点的。”白恩时还披露，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为制定新的作战理论，曾在利文沃思堡基础司令部和参谋学院组织了一个由军官组成的短小精悍的班子，专门研究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等人的著作，以便创立一种适合美国传统、当时国际环境及现有武器的新的理论，即空地一体战理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里他们把克劳塞维茨排在诸军事理论家的首位。

美军安托利奥·埃切伐里亚中校在专门论述克劳塞维茨“重心”概念的文章中认为：“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观点都是卓越的，不仅在他那个时代，而且永远具有指导意义。这些经久不衰的观点包括战争冲突的阻力、进攻的顶点和机会与不确定性的作用等。重心则是另一个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为21世纪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将其应用到实践中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重心需要被重新定义为‘焦点’，而不是力量（或弱点）或力量源。重心主要不是关键性能力，而是指一种似乎存在某种向心力的点，是能够将其他一切都聚焦在一起的某种东西。”（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评论》2003年冬季号）

美国学者爱德华·鲁特瓦克在谈及战略的定义时说：“最伟大的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对用一般的、抽象的字眼给任何事物下定义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他认为这些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也是迂腐的。他独具特色地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在与战术作对比时用通俗的语言为战略下了定义。”（〔美〕爱德华·鲁特瓦克著：《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24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美国学者彼得·帕雷特在1943年问世、43年后重编并被美国称之为现代战略思想史的头号经典论著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中，曾专章论述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他认为：“克劳塞维茨开创了对于战争作为一个总现象的非规定性、非评判性研究，《战争论》则仍然是这一传统当中的最重要著作。……克劳塞维茨远远越出了战略思想在其中运行的成败界限，进至对战争的终极性质和动能进行探究。将令人感到舒服的是相信这种智力理解不仅构成

有效战略的基础,而且有助于负责任的军事政策和治国方略。克劳塞维茨从未做这一假设,他写作以前和写作以来的历史则已表明这一假设不会一贯正确。尽管如此,战争作为一个支配我们时代的问题,也作为一种我们过去仍理解得并不完美的力量,要求作深入得多的探究。以相似于克劳塞维茨的客观探索精神来从事战争研究,并且具备他那种现实和理论结合能力的学者和军人是如此之少:这足以表明他的成就非同小可。”(〔美〕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20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第44任院长罗伯特·斯格尔思将军在研究未来战争理论时,曾多次引用克劳塞维茨的相关论述阐述问题,他在论述不能光靠技术决定一切的问题时写道:“正如克劳塞维茨很早就说过的那样:‘没有什么其他人类活动是如此持续不断和全面广泛地与机遇交织在一起。’确实,克劳塞维茨的话在今天依然有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著作‘充满了这样的理解:每一场战争自身就是一种非线性现象,战争的指导思想改变了它无法用分析去预测的特性’。所以,在战争问题上不能单凭技术,而应当使技术与战术携手并进,共同拨开战争的迷雾。”(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罗伯特·斯格尔思著:《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薛国安等译,37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他在论述战争永恒不变的特性问题时写道:“首先一种永恒不变的特性就是战争永远服从政治。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并不仅仅是政策行为,而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的继续……。决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自发的一件事,而是总要看成是政策的工具’。不管怎样说,政治考虑总是决定军事行动的。”(斯格尔思:《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37~38页)他在论述人类冲突的某些永远不变的因素是技术无法改变的问题时写道:“美军可以取得战场信息的优势,并且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技术优势必须这样做,但是人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独霸信息的程度,因为单靠信息不能、也不会等同于对敌人的了解和认知。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战争不是有生命的力量对无生命的芸芸众生采取的行动,而总是两种有生命(会思考)的力量的冲突。’我们的敌人拥有无限的机遇去寻找打赢的道路,

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技术优势。就像越战表明的那样,他们将凭借智慧、想象力和经验作出反应。”(斯格尔思:《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71页)他在论述未来战争中决定性机动将特别困难的问题时说:“机动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进攻行动。正如克劳塞维茨在两个世纪前就告诫的那样,防御本身就是战争中更强的一种形式。机动一方必定比防御一方暴露、被发现和消灭的危险要大得多。克劳塞维茨的告诫由于这个推论而更为可怕,即:当武器技术的状况使火力系统控制战场时,防御力量会更为强大。”(斯格尔思:《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73页)他还在论述不应过分依赖火力制胜的问题时说“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的根本性质问题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厉而确切的警告:‘然而,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完全的不抵抗就没有任何战争),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双方都要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只要我们没有打垮敌人,就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像敌人那样行动,就像敌人不得不像我们这样行动一样。’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个根本观点,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军事机构有忘却的危险。下个世纪,我们的潜在敌人将会认真思考如何攻击我们的弱点。”(斯格尔思:《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65页)他认为,从现代战争史中找不到有力证据说明,现代武器的杀伤力足以摧毁意志坚定的敌人。非西方的军队在战争中多次表明他们能经受火力的瘫痪效应,并能学到更有创新的办法来减轻它的毁灭性效应。并且他们能够利用时间、群众、意志和防御力量的优势等能力发挥巨大作用。相反,美国人单纯依靠强大杀伤力的武器,但随着战争进程的拖延,强大的杀伤力就会变得不像一开始那样有说服力。并由此提出:“美国人选择战争必须谨慎,不要让对精确武器的迷信和战斗力华而不实的见解,把我们推到精确武器攻击和远距离惩罚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的冲突中去。”(斯格尔思:《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66页)

作者:夏征难,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
杂志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郭芳